

书画鉴定大家  
苏庚春：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通讯员 任海虹  
图/受访者提供

位于越秀区文德北路146号的“粤雅堂”，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著名书画鉴定家苏庚春生前常去之地。如今堂内二楼进门左手侧，还悬着他手题的诗句一幅：“花气袭人知骤暖，鸟声穿树报新晴”。

羊城对苏庚春而言是温暖的，充盈着花香鸟语。这从1961年初春，他应当时的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之邀调到广东工作后，就有了感知。那一年他37岁，从此扎根岭南半个多世纪。

南下广东后，苏庚春先后供职于广东省博物馆和广东省文物鉴定站，他以高深学养和独到眼光，

# 结缘岭南半世纪 慧眼忠心护国宝



苏庚春

为省内的博物馆、美术馆及其他文物机构征集、鉴定书画文物，极大增强了广东的书画鉴定力量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经他之手鉴定、征集和抢救的书画文物达数万件，其中不少都见于《中国古代书画图目》《中国美术全集》和《中国绘画全集》中，成为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重要实物。

刚过去的2024年是苏庚春先生诞辰百年，羊城晚报记者通过采访、梳理了他保护和挽救书画文物的毕生事迹，与他的门人、后学一起，感受这位书画鉴定大师对中华文化遗产所倾注的拳拳深情，感念他对岭南文博事业作出的独特贡献。

斯文文、摸一口标准“京腔”、走路很快，这是身边人对苏庚春的第一印象。只有见过他鉴定书画，才能感受到他的慈眉善目背后，还有一双鹰隼般的眼力。

苏庚春眼力犀利，从20世纪70年代一段被广东乃至全国文博界传为佳话的鉴定“奇遇”便可见一斑。

1973年的广交会上，苏庚春例行对一批从天津调至广州准备出口的文物进行鉴定，被其中一幅品相完好、干净漂亮，却认为是赝品的《梅花图卷》所吸引。

仔细审看之下，苏庚春发现此画作者的“云山”“以文会友”“如隐居士”等印均是明人篆法，用的是水印印泥，作品的绘画、款字与明代画家陈录其他作品风格相一致。该卷引首还有明代书法家程南云题字，又有曾留学日本的徐世昌的“水竹村人”“漫斋收藏”等收藏章……当时在场的人回忆，苏庚春“抱起图卷就走”，先拿回广东省博物馆，随后再补办征集手续，恐稍加拖延，怀中珍宝就会得而复失。

1988年12月，启功、徐邦达、刘九庵等组成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鉴定该幅《推篷春意图卷》为明代画家陈录真迹，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这类传奇的“抢救”事迹在苏先生的职业生涯中比比皆是。1982年，他从河南洛阳购回的一批古旧书籍中发现一块旧绢布，决定为广东省博物馆购得此画，后经研究鉴定为明代画家边景昭的《雪梅双鹤图》。

苏庚春生前有很多任职，曾历任第四、五、六、七届广东省政协委员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，广东省文物出境鉴定组组长，广东省博物馆顾问，广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以及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。只要是博物馆或其他文物鉴定部门有所求，即使再忙，他也会忙中抽闲，倾力而为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于1992年拜入苏庚春门下。他告诉记者：“我拜苏老为师时，他已年近七旬。每当碰到一件从未见过的作品时，先生都会立即提笔记下，那种兴奋劲就像天文学者发现了一颗新星。”晚年的苏庚春退而不休，居广州时常去广东省博物馆书画库帮助鉴定，一月数回。



明代边景昭《雪梅双鹤图》

苏庚春1924年12月出生于北京的古玩世家，祖籍河北深县。他自幼秉承家学，博闻强识，15岁开始随父亲苏永乾在自家经营的字画古董行贞古斋学习书画鉴定。5年后，他拜天津著名收藏家、书画鉴定家韩慎先为师。

苏庚春原住在北京琉璃厂，每月去天津一两次，就这样日积月累。从22岁起，他开始走南闯北收购书画。由于贞古斋是自家所开，甘苦自尝，因此不得不处处谨慎，丝毫不敢大意。据广东省文物鉴定站所编的《文物鉴定与研究》第四辑记载，青年时期的苏庚春已过眼万千书法名画，能够熟练分辨“苏州片”“后门造”“开封货”等赝品，这时期他所收购的名画，有些仍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奉调至广东前，他曾供职于北京古宝斋，

立足本土向未来

任书画门市部主任等职，与刘九庵、王大山、李孟东等一起被誉为“琉璃厂书画鉴定四大家”。

“先生既来广东，就将广东画家作为为了自己鉴定研究的重点。”苏庚春之徒、原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研究员单小英介绍，广东气候潮湿，书画等纸质文物不易保存，影响了存世古代广东书画作品的数量和质量。加上古代广东书画家具有全国影响力不多，本地收藏家们的收藏重点也不在岭南，直至民国后才开始注重收藏本土书画家，因此，鉴定和研究岭南书画并非易事。

单小英说，苏庚春凭借多年的经验，准确把握作品时代特点，在对作品整体分析判断的基础上，结合文献记载，确定了一批可被称为“标准器”的书画作品。像明中期顺德画家梁孜

的《山水卷》、晚明南海画家张誉的《兰亭修禊图卷》，世不多见。他提炼概括出此类书画作品的笔墨特性和作者风格，为后人知真辨伪提供基础依据。

“苏先生不仅为博物馆收藏过去，还收藏当代甚至未来，这种前瞻性对博物馆和美术馆而言具有榜样作用。”朱万章说，苏庚春在世时便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关系，为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了诸如傅抱石、谢稚柳、李可染、黎雄才、关山月、林墉等当代画家作品。这些当时并不被以收藏古书画为主的文博界所看好的“时作”，现已成为博物馆、美术馆收藏的瑰宝，且大多价格不菲。

此外，目前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明清岭南绘画是所有博物馆中最多的，这和苏先生的远见卓识密不可分。

“一切基于文物的鉴赏与研究，都建立在维护文物安全的基础之上。尽管你或有看破天的‘眼力’，或有口若悬河的‘辩才’，又或有著作等身的‘成就’，但操持书画的手法不当，也就算不上是‘正规军’。”李遇春至今感激苏老施行的“素质教育”。

揭阳市丁日昌纪念馆、民俗博物馆馆长孙淑彦在《一瓣心香：怀念苏庚春老师》一文中忆述，1986年，他参加广东省文化厅举办的中国书画鉴定学习班，报名时需用粮

票缴膳费。他写道：“那时潮汕已不使用粮票，在我十分狼狈时，一位长者说粮票由他代交。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任课老师、大名鼎鼎的书画鉴定家苏庚春。”

孙淑彦回忆，苏老教学重在实践，边看边说，要求每个学生至少要记住近百位古代书画家的姓名和风格。他对于晚辈从不吝惜“绝活”，经常在不同场合传授自己的学术精髓和鉴定心得，遇到有特殊意义的作品更是详细解释。

“先生特别强调要爱护文物，需严格执行打开和收卷书画的正确手法规程等。”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李遇春在1977年拜入苏门。从他接触书画的第一天起，苏老就严肃地教给他展收书画的手法：第一，手指尖不能触碰画心，以免指甲划伤画面；第二，手不能从纸背抵压画心，以免造成画面折伤。

“一切基于文物的鉴赏与研究，都建立在维护文物安全的基础之上。尽管你或有看破天的‘眼力’，或有口若悬河的‘辩才’，又或有著作等身的‘成就’，但操持书画的手法不当，也就算不上是‘正规军’。”李遇春至今感激苏老施行的“素质教育”。

揭阳市丁日昌纪念馆、民俗博物馆馆长孙淑彦在《一瓣心香：怀念苏庚春老师》一文中忆述，1986年，他参加广东省文化厅举办的中国书画鉴定学习班，报名时需用粮

## 叁 去伪存真炼“仙丹”

大凡我国的书画鉴定名家，在长期的书画鉴定实践中，都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鉴定风格。在朱万章的印象中，苏庚春先生尤其注重作品时代特点在鉴定研究中的作用。例如在鉴别书画真伪时，苏庚春教诲朱万章：“如果作品中对人的称谓是两、三种合署的，一般都是清代晚期的，而把大人、先生合起来称谓的作品，一般作于清代道光以后。”

单小英则告诉记者，苏老说过，画的时代风格体现在多个方面，笔墨、款字的书法风格、印章的篆法都能体现时代风格。鉴定书画首先要看是否到达一定年代，到达了就可以再研究。

1996年，广州集雅斋收购了一件明代著名画家梁孜的山水卷。史载梁孜“画出董北苑（董源）、吴仲圭（吴镇），书得文徵明法”，但其作品极少有流传，斋主便请苏庚春前往鉴定。该幅山水卷上江天缥缈，山峦起伏，有乘舟、行旅、观瀑，有溪山无尽之意。署款“嘉靖乙卯季春廿五日浮山人梁孜制”，还有筠清馆、岳雪楼等广东藏家吴荣光、孔广陶的藏印。

苏庚春对随行的单小英说：

“梁孜是文徵明的学生，这件作品书画都是文徵明的路子，到达一定年代，画得也很雅，博物馆应该买下来。”

在苏庚春看来，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，最多也就是鉴定书画的初级阶段。他所看重的鉴真，是在他人“鉴伪”中被打入另册的伪作，或不留意的作品中发现“仙丹”，去伪存真，去粗取精。

## 肆 提携后学广育才

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随着经济发展，艺术市场开始复苏。由于苏庚春在京粤两地书画鉴定界的名气与公信力，他极受仰重。

“我每次去先生在广州的寓所，经常是前一拨客人还没走，另一拨客人又到了。他那50余平方米的住所成了书画收藏爱好者们的沙龙，大家向他请教，切磋学术，交流信息。”单小英说，每当广州及周边城市有拍卖会的预展，总有好友约苏老一同参观，苏老也尽力提携学生，助他们在实践中早日成才。

“先生特别强调要爱护文物，需严格执行打开和收卷书画的正确手法规程等。”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李遇春在1977年拜入苏门。从他接触书画的第一天起，苏老就严肃地教给他展收书画的手法：第一，手指尖不能触碰画心，以免指甲划伤画面；第二，手不能从纸背抵压画心，以免造成画面折伤。

“一切基于文物的鉴赏与研究，都建立在维护文物安全的基础之上。尽管你或有看破天的‘眼力’，或有口若悬河的‘辩才’，又或有著作等身的‘成就’，但操持书画的手法不当，也就算不上是‘正规军’。”李遇春至今感激苏老施行的“素质教育”。

孙淑彦回忆，苏老教学重在实践，边看边说，要求每个学生至少要记住近百位古代书画家的姓名和风格。他对于晚辈从不吝惜“绝活”，经常在不同场合传授自己的学术精髓和鉴定心得，遇到有特殊意义的作品更是详细解释。

“先生特别强调要爱护文物，需严格执行打开和收卷书画的正确手法规程等。”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李遇春在1977年拜入苏门。从他接触书画的第一天起，苏老就严肃地教给他展收书画的手法：第一，手指尖不能触碰画心，以免指甲划伤画面；第二，手不能从纸背抵压画心，以免造成画面折伤。

“一切基于文物的鉴赏与研究，都建立在维护文物安全的基础之上。尽管你或有看破天的‘眼力’，或有口若悬河的‘辩才’，又或有著作等身的‘成就’，但操持书画的手法不当，也就算不上是‘正规军’。”李遇春至今感激苏老施行的“素质教育”。

孙淑彦回忆，苏老教学重在实践，边看边